

MAKING MUSEUMS MATTER

博物館重要的事



史蒂芬·威爾 Stephen E. Weil 著
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 張譽騰 譯

全世界博物館人都傾聽他講話

美國博物館協會傑出服務獎得主思想精華·史密森機構出版

MAKING MUSEUMS MATTER

博物館重要的事

Stephen E. Weil 著

張譽騰 譯

英文版

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

中文版

五觀藝術 出版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博物館重要的事 / 史蒂芬.威爾(Stephen E. Weil)
著；張譽騰譯。-- 臺北市：五觀藝術，2015.02
面； 公分
譯自：Making museums matter
ISBN 978-986-85796-1-3(精裝)

1.博物館哲學 2.博物館管理 3.美國

069

104000457

目次

導言：博物館變革時代裡，最真誠的聲音	09
博物館界的思考者 - 史蒂芬 · 威爾小傳	15
譯者序：寧為活麻雀，不為死老鷹	17
1 博物館的特殊分子 — 美國博物館協會傑出服務獎得獎感言	21
2 進行中的革命 — 博物館與社會大眾的關係	29
3 美國博物館傳奇人物 — 約翰 · 達那	51
4 博物館的新趨勢 — 社會企業經營模式	57
5 博物館出版品風貌的蛻變	67
6 黃粱一夢 — 美國博物館的兩次革命	87
7 沒有絕對的博物館 — 博物館典範轉移現象	99
8 美術館的階級意識 — 藝術品也會被歧視嗎？	131
9 「美學主義」 — 美術館的迷思？	143
10 如何區別藝術品的「內容」與「藝術性」？	165

11	浪漫派還是現實派：反思博物館的本質	179
12	虛擬與真實 — 四個博物館案例的解析	187
13	收藏家與博物館 — 今昔的變貌	201
14	如何撰寫博物館收藏政策 — 21 張說帖	211
15	博物館有好壞嗎？— 如何判斷博物館的品質	219
16	這個世界有沒有博物館，有什麼差別嗎？	239
17	「合理使用」對博物館的影響	263
18	請給羅賓漢一點活動空間 — 視覺藝術著作權的合理使用	277
19	當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可以完全複製時	291
20	納粹掠奪文物都到哪裡去了？	305
結語：	追憶大師 - 美國博物館界對史蒂芬 · 威爾的懷念	333
總編輯後記		348

MAKING
MUSEUMS
MATTER

MAKING MUSEUMS MATTER

博物館重要的事

Stephen E. Weil 著

張譽騰 譯

英文版
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

中文版
五觀藝術 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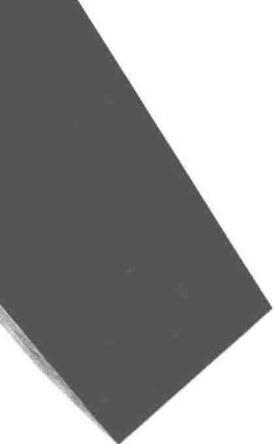
目次

導言：博物館變革時代裡，最真誠的聲音	09
博物館界的思考者 - 史蒂芬 · 威爾小傳	15
譯者序：寧為活麻雀，不為死老鷹	17
1 博物館的特殊分子 — 美國博物館協會傑出服務獎得獎感言	21
2 進行中的革命 — 博物館與社會大眾的關係	29
3 美國博物館傳奇人物 — 約翰 · 達那	51
4 博物館的新趨勢 — 社會企業經營模式	57
5 博物館出版品風貌的蛻變	67
6 黃粱一夢 — 美國博物館的兩次革命	87
7 沒有絕對的博物館 — 博物館典範轉移現象	99
8 美術館的階級意識 — 藝術品也會被歧視嗎？	131
9 「美學主義」 — 美術館的迷思？	143
10 如何區別藝術品的「內容」與「藝術性」？	165

11	浪漫派還是現實派：反思博物館的本質	179
12	虛擬與真實 — 四個博物館案例的解析	187
13	收藏家與博物館 — 今昔的變貌	201
14	如何撰寫博物館收藏政策 — 21 張說帖	211
15	博物館有好壞嗎？— 如何判斷博物館的品質	219
16	這個世界有沒有博物館，有什麼差別嗎？	239
17	「合理使用」對博物館的影響	263
18	請給羅賓漢一點活動空間 — 視覺藝術著作權的合理使用	277
19	當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可以完全複製時	291
20	納粹掠奪文物都到哪裡去了？	305
結語：	追憶大師 - 美國博物館界對史蒂芬 · 威爾的懷念	333
總編輯後記		348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導言 博物館變革時代裡， 最真誠的聲音 (註1)

我們能在博物館工作可算特殊緣分，有時甚至必須承認，它也是一項特權、一種福報。這個行業薪水微薄，卻有不少人甘之如飴，終身不悔，甚至不僅僅將之視為一個工作，而以「召喚」(calling) 這樣的宗教字眼喻之，



本書作者史蒂芬 · 威爾（以下稱史蒂），和我在史密森機構一起工作近 30 年。他勤於寫作，立論精闢，是當代博物館界，思路最清晰，情感最充沛的評論家。

博物館從業人員的工作性質多元，稱謂各異，如「學術研究人員」（curator）、「藏品維護人員」（conservator）、「教育人員」（educator）、「展示設計師」（exhibition designer），「行政人員」（museum officer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對那些不僅嫻熟實務，也擅理論思考，如史蒂般的博物館界人士，我們還可以尊稱為「博物館學家」（museologist）。

然而，在本書中，史蒂並未使用上述任何稱謂，另創一新辭—「博物館工作者」（museum worker）。我猜想，他是想藉此提醒博物館人，這個行業不再是高高在上，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，而不折不扣是當前社會一項現實的「工作」。從這個角度，大家或許能更冷靜省思這個行業。

無論什麼稱謂，我們能在博物館工作可算特殊緣分，有時甚至必須承認，它也是一種特權、一種福報。這個行業薪水微薄，卻有不少人甘之如飴，終身不悔，甚至不僅僅將之視為一個工作，而以「召喚」（calling）這樣的宗教字眼喻之，其中必有深意在焉。不知自稱「博物館工作者」的史蒂，可曾觀察及此？

下面，我要冒著過於簡約的危險，向讀者們摘要介紹史蒂的思想主張。

博物館，尤其是美術館，是個神聖殿堂，社會必須無條件支持，並以崇敬之心看待。史蒂提醒我們，這樣的觀念，不僅過時，也很有害。傳統博物館典範頽塌，當代社會對博物館的要求迥異，博物館面對的質疑也更嚴厲。如果我們不能認清此一現實，還帶著委屈悲憤心情，將這些質疑視為偏頗無知者對博物館的侮辱或攻擊，則不僅將危及行業生存，也會進一步錯過我們服務當代社會的契機。

在史蒂看來，博物館界不應顧影自憐，要趁早拋開自我感覺良好的積習，從觀眾、贊助者和批判者的角度，反思博物館的定位和社會角色。這些人的態度可能出於無知、毫無根據或充滿敵意，但是我們還是要反躬自省。對此，史蒂以其個人經驗，在本書中詳加舉例說明。

史蒂從 1974 年起擔任史密森機構所屬《赫胥宏博物館與雕塑公園》(Hirshhorn Museum and Sculpture Garden) 副館長，長達 21 年。他實務與理論兼長，行文基調陽剛，以論辯見長，但偶爾也有陰柔婉約，不為己甚的時候。例如在本書的一些段落，史蒂提到他早年面對外界責難，不管是評論家對展覽有意見，或預算審查單位對博物館性質曲解時，常常因護館心切而大動肝火，反而無法達到溝通效果。他因此以事後之明呼籲同僚，即使在容易動情緒的場合，也不要放棄理性溝通，而要更寬容地面對外界質詢。因為，博物館終究無法免於批判或評量；合理的批判，公道的評量，不僅顯現博物館存在的必要，也可以提昇博物館經營水準，展現博物館的社會價值。

史蒂將本書取名為《博物館重要的事》(*Making Museums Matter*)，他是想用 3 個英文疊字創造語言效果，鼓勵大家把博物館價值發揮出來。但是，有些人卻不領情，認為這個書名很荒謬，無異贅語；博物館本來就有價值，那有發揮不發揮的問題呢？史蒂對此有詳細的回應。

在本書〈美術館的階級意識—藝術品也會被歧視嗎？〉這篇文章裡，史蒂藉「藝術宗教」和「美學主義」兩個名辭，解構所謂的「博物館崇拜」現象。他以史學家的素養和雄辯家的筆觸，追溯其根源，將之視為現代博物館發展史上的大變局。20 世紀前，承襲啟蒙時代人文主義的遺緒，普遍視博物館為滿足某種社會目的而存在的教育機構。然而，這樣的觀念，到了 20 世紀初，卻有極大轉變；以美國為例，美術館界兩大龍頭（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和波士頓美術館），幾乎同時聲稱其定位將從服務社會的教育機構，轉變為藝術品的守護者。這意味他們自認是「為藝術而藝術」、「為收藏而收藏」的機構，其姿態高傲宛如當代精品店；坐等顧客上門，如果顧客不來，表示他們付不起，因此也不用在意。對於這種高傲心態，史蒂認為這是美國新近崛起精英，為了掩蓋自私自利的體臭所噴灑的香水，是

他們試圖透過美學地位的提昇，提昇其社會地位的卑劣手段。然而，他並未追著這個問題窮追猛打，一是因為對博物館精英性格的批判很容易矯枉過正，二是因為現代博物館中還是有不少人對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的觀念有所眷戀，非短時間可以輕易說服。

然而，史蒂始終視「美學主義」的觀念為當代博物館發展的一大障礙，他提醒我們，這個觀念並非一直存在，乃是某一特定時空下的產物，即使過去曾一度有其作用，在當前日趨民主的社會裡卻已失去時效。

在本書〈「美學主義」—美術館的迷思？〉中，史蒂也再次強調，「為藝術而藝術」也非放諸四海皆準，而是受限於時空的論點。他引述其他民族對藝術的觀點，用以說明西方民族對藝術存有過度崇拜的傾向，並以此巧妙地顛覆傳統觀點，建立現代博物館必須轉型的論證。

在指出「為藝術而藝術」論點的謬誤之後，史蒂開始逐步論證博物館價值的重要性。事實上這是本書的重點，也是本書最娓娓動人之處；史蒂在這裡用心鋪陳，就是希望我們了解博物館是可以有價值的。如果博物館真正能夠為社區服務，自然值得社區的支持。說博物館是為藝術服務，說它是一個蒐集和保存文物的地方，或它支持某些事物，都還不足以說明博物館的價值。博物館不僅是為繆思存在，也是為群眾存在。它必須認清自己是為民主服務的機構，要強調的不是博物館的權威，而是其是否能對社會展現其價值。

史蒂耿耿於懷的，是藝術社群所抱持的迂腐態度，已經導致藝術在美國社會邊緣化的後果，他認為藝術與美國社會逐漸形成鴻溝，藝術家的公共影響力業已式微，而博物館在這方面可以扮演振衰起敝的積極角色。他並指出，在 20 與 21 世紀交會之際，許多博物館已經體認到自己的重要性，開始積極回應時代嶄新的「召喚」。

為了找尋博物館的理想型態，史蒂回顧 19 世紀博物館的發展歷史，並引述其同事烏滿習（Martha Woodmansee）在 1994 年的一段話：「藝術品的價值不在它是什麼？而在於它能做什麼？能否達成激勵、教誨、啟發